

【繁華夢盡】

* 嘆浪原創企劃【半夏天南】角色劇情

* 事前敬告：非現實/非虛構。

本文BE (Bad Ending：一方角色死亡)。

==

你是我此生的終點。

==

陸繁生從走廊那頭咚咚咚往後院跑，才跳下迴廊，鞋尖都還沒來得及沾上半塊土，陸芸生便從轉角竄了出來，狠狠推了她的雙生哥哥一把，陸繁生重心不穩，哇一聲整個人向後摔倒，跌坐回長廊上。

「妳、妳幹什麼？」陸繁生跌得不輕，瞪著自家妹妹，爬著站起來的模樣十分狼狽：「推我做啥？妳不是和江媽在屋裡學刺繡嗎？」

「江媽內急，去茅廁了。」陸芸生雙手叉腰，昂著頭，也昂著小女娃的細嗓：「我才要問哥哥做什麼呢，這時辰，哥哥該和先生學書才是。」

「學什麼書啊。」陸繁生嘟嘟囔囔：「外頭太陽這麼好，和那隻老山羊窩在一起？沒勁。」

「哥哥再亂說陳先生，我就去找爹，告訴他哥哥又逃課，讓他回來抽哥哥！」

「妳愛去就去，爹早上說，他今兒有筆大鏢要談，還不知道有沒有時間理妳！」

「哥哥你——」

陸芸生漲紅了臉，明顯找不出東西再反駁陸繁生，她兩手揪在衣角，氣呼呼地絞著繡在邊緣的花紋：「你怎麼、你怎麼可以——」

「我怎麼可以幹啥啦？」陸繁生抬頭挺胸，學起他妹妹方才叉腰抬頭的姿勢：「說呀！像剛才那樣大聲說！」

漫在兩頰的紅暈攻佔雙眼，陸芸生眼角泛淚，只怕再開口時就要帶著哭腔。

瞧自己佔上風，陸繁生更是得意了，準備再次跳下走廊前往後院，他抬起腳，隨之而來的卻是一——

==

「武哥。」

那頭廊末，紅塵坐在孩子們看不見的角落裡，時節入春，前院後院淨是一片新綠漾然，她卻仍裹著件內襯軟毛的長披肩，面色映著初春暖陽，帶點不自然的蒼白。

「江媽來了，她治得了孩子。」她說，示意坐在身旁的陸偃武往兩個孩子鬧騰的廊邊看。頭環圓髻、身形微壯的奶娘江媽身後正跟著教書的陳先生，直直朝陸繁生和陸芸生走去：「你坐吧，都趕回來了，別拿娃兒們讓自己頭疼。」

院子裡有風吹過，散落在青草地裡、幾朵特別早開的白花花瓣左右搖擺，紅塵閉上雙眼，藏在披肩裡的手探出襟外，將紮實而未脫落的布料拉得更緊了一點。

「多陪陪我。」紅塵聽見自己的聲音這麼說：「武哥……夫君。」

==

她頭一次昏過去，只是想從椅子上站起來，去把被風吹得凌亂的窗板掩上。那段時間紅塵總覺得身子不對勁，吃得少也就罷了，有些時候明明什麼事都沒做，只是待在宅子裡一整天，整個人也會沒來由的胃裡發酸。

值得慶幸的是，那日陸偃武從鏢局回來得早，換過衣裳後正想走到前廳來找她，活生生目擊了紅塵連鎖也沒構著，整個人跌在地上，失去意識的瞬間。

紅塵再甦醒時，整個世界都變了。

陸偃武請來的大夫是街邊和他們熟識的，一對夫妻，男的專給男的看病，女的專給女的治療。

她望著女大夫，掙扎著想從床上坐起來，陸偃武見她動作，上前坐到床緣，把她扶著靠進自己懷裡。

「陸夫人。」女大夫笑道：「莫慌，不是什麼大事，就只是一一您有喜啦，才滿兩個月呢。」

「……什麼？」

紅塵愣了，抬頭去看陸偃武，她的夫君迎著她的目光，點了點頭。

「我有喜……我懷孕了？」紅塵整個人亂得厲害，說話時氣息急促，陸偃武在她背上輕拍，卻沒能讓她平靜下來。

「蕭大夫，您是不是診錯了？」她口不擇言，直對著大夫道：「我的身子、我是不能懷孕的！您……」

在寫著的藥方上落下最後一筆，女大夫擱筆，坐在桌邊，帶著微笑，開口時語氣仍是堅定。

「陸夫人的身子確實有傷，依理而論，受孕懷胎的可能性極低，但……也不到全無機會。」

筆桿輕敲桌面，女大夫將折起的藥單遞給陸偃武，轉身去收拾帶來的藥箱，手裡動作，嘴也沒停：「興許是註生娘娘保佑，見您夫妻倆琴瑟合鳴，想著無論如何，都該給兩位個孩子。」

大夫扣上藥箱，箱子上的鎖發出個很清脆的咔嚓聲，見大夫要走，陸偃武便想起身送客，卻被拎著箱子的大夫搖搖頭，氣定神閒的回絕。

「陸老爺多陪陪夫人吧，方才進宅子時走的是一條路通到底，我能自個出去。」她笑道：「城南坡邊有座註生娘娘廟，小歸小，卻是很靈驗的，夫人身體要舒服些，想趁還能走走時外出透氣，不妨和陸老爺一齊去上香，謝過娘娘賜來孩子的恩。」

說完，女大夫就走了，紅塵動也沒動，依然靠在陸偃武懷裡，耳邊卻嗡嗡作響，聽不見陸偃武一貫沉穩的心跳聲。

她五歲時出過意外，那當時，大夫分明說了，娃兒傷得太重，尤其下身，那是要影響生育的。

真是註生娘娘的恩賜？不，她不信神，這世上絕對沒有什麼神靈見善男信女可憐，施予恩惠的事。

所以，是當時的大夫診錯了？或是她在夢華宮那段時間，雜七雜八練了些內功，身子隨著壯了？

如墜五里迷霧，當下紅塵唯一做的事，是把整個人都埋進陸偃武懷裡。

前景堪虞。

那是紅塵始終沒說給陸偃武知道的、她得知自己懷胎後，紮在心頭上最確切的想法。

==

懷胎的十個月裡，女大夫沒少來過陸家。

頭幾個月，紅塵害喜得特別厲害；好不容易熬過三個月，她卻開始發燒，整日裡不是低燒就是高燒，經常閉著眼就睡去，睜眼時便發現自己躺在臥室床上，陸偃武在她身旁，聽女大夫細細碎碎叨著念的藥方。

反覆來回幾次，女大夫甚至帶著一起學女醫的大夫來瞧她。一個晴空萬里的日子，女大夫替她把脈，自她懷孕後，便幾乎寸步不離的陸偃武鏢局裡來事，去了前廳和鏢局來的其他鏢師確認。

「陸夫人。」女大夫兩指扣在她脈上，突然喚她：「有件事，方才已經和陸老爺說了，也該說給您聽。」

「嗯。」紅塵很倦，只給了個最不失禮的漫應：「什麼事？」

「起先胎象不穩，只是猜想，這段時間夫人胎象穩了之後，和師姐討論過，大約是沒問題的。」女大夫道：「夫人肚裡的胎兒，是對雙生。」

紅塵僵住，只覺得女大夫說的話，比當初宣布她懷了孩子時更加讓人吃驚。女大夫瞧著她，她也望著女大夫，兩人一時無話，天氣清朗，微開的窗外吹過的風聲，成了此刻僅有的動靜。

待紅塵回神，她已傾身向前，捉住女大夫的手腕。

「留孩子。」她對女大夫說：「我臨盆時，要有什麼萬一……別管武哥說什麼，只管留住孩子。」

她是個生來就沒爹的，和她血緣相繫的親娘芳菲，已經死了不知多少年。

可陸偃武不同，紅塵想，縱使陸家光景不再，這姓終究是一方大戶，她肚子裡的孩兒——或者說，孩兒們——是陸家的血脈，只要孩子活著，陸家就不會面臨什麼滿門滅絕的下場。

女大夫收回手腕，嘆了口氣。

===

「陸夫人，陸老爺說，無論發生什麼事，都要保您。」

===

直到臨盆前，紅塵都沒有去和陸偃武爭論究竟該留誰的問題，她知道，一旦提起，便是場最後只能兩敗俱傷的戰爭。她明白陸偃武平日裡有多順著自己，卻更了解當陸偃武打定主意後，那股固執勁兒有多強。

對一般的市井平民來說，懷孕生子本就是件有風險的事，要懷的是雙生，那根本是做娘的拿命過命、一個換兩個的賭局。

凡人尚且如此，對於自己撐不撐得過這關，紅塵從頭到尾都不抱期望。

但或許這就是老天愛開玩笑的地方，她做好所有準備，和陸偃武一起等待孩子落地的那天到來，也許她會就此閉眼長眠，又也許她會和五歲那年一樣，到鬼門關前繞上一圈，給陰差鬼神們瞧瞧，再睜眼回到世間。

女大夫簡單算過紅塵生孩子的日子，算歸算，她卻也說這種事瞬息萬變，日子過了、時辰早了，什麼千奇百怪的可能都可能發生。

紅塵當時還笑得出來，隨他們去吧，她撫著這輩子從未想像過會因懷胎而隆起的圓腹，一邊說。

想來的時候就來吧，橫豎我和武哥都在這，他們能逃到哪裡去？

女大夫和陸偃武都笑了，時未過午，女大夫說得回藥房，紅塵便不留她，送走大夫後，她還問陸偃武去不去鏢局。

傍晚，夕陽將落未落，城裡染著整片似紅非橘的色彩，街邊小販紛紛動手收攤結帳的時刻，紅塵破水。

生孩子的過程有多長，紅塵就有多疼，從她發現有股暖流從兩腿間流開，女大夫說過的疼痛襲來的第一刻起，她就失去了記憶和呼吸的能力，陸偃武在不在、是誰喊了女大夫和穩婆來，又是誰把她扶上床……這所有事情，統統不存在紅塵的回憶裡。

劇痛像把鈍得無法使用的大刀，從她體內一點一絲，不疾不徐地來回拉扯，想把她整個人鋸成兩塊。紅塵隱約聽見自己的哭聲，淚眼矇矓間，她看見好多人影走來，也有好多人影離開。

這光景太過熟悉，紅塵甚至以為自己回到了五歲那年，和娘親芳菲結怨的公子在她出生成長的青樓裡拐了她，夥同幾個素行不良的浪蕩公子向她施暴。在這場暴行裡，紅塵失去了她來不及長成女子、便留也留不住的童貞與生育能力，那之後，她長成青樓裡最漂亮的姑娘，卻沒有待在樓裡販賣自己，而是遠遠的走開，走出定安城，去了夢華宮，遇見陸偃武。

「……武哥。」

紅塵在滿屋子的血腥氣裡哭了出來，男人素來是進不得產房的，陸偃武也不例外。房裡又熱又吵，她壓根分不出誰是誰，哭著的嗓音像煙，不用風吹，就散了。

五歲時她也喊過人，親娘芳菲、乾媽紋蘭、樓裡牽著她長大的柯婆婆，但直到她昏過去為止，都沒有人出現。

可這次不該是這樣的，紅塵拼著力氣，伸手胡亂去抓，揪到一只衣袖後便攢在手裡，硬是要她不知道的衣袖主人把注意力轉向自己，聽她說話。

「武哥……」她哭得上氣不接下氣，抽抽噎噎的直道：「讓武哥、讓武哥救我……救我……我們的孩子……」

陸偃武就在房門外，和她只隔著一道門板，一定聽得到她讓他救她，不，不對，不是救她，是救她的孩子。

他們的孩子。

「拜託……留住孩子……」

那是陸家的血脈。

紅塵沒能把話說完，回憶至此，餘下一片腥氣濃厚的深黑。

===

她坐月子的時間，硬是比平常產婦多了兩倍。

說來奇怪，紅塵望著兩團包在襁褓裡、紅通通軟呼呼的奶娃時這麼想：她這樣的身子，懷了對雙生不說，迸出來的娃兒竟還挺像樣的，沒缺手沒少腳，哭起來也響亮得緊，啥都平安。

陸偃武有天問她該給孩子起什麼名字，說到取名，紅塵便忍不住想起芳菲當初壓根沒留心在自己身上、直到那場意外後，才給她取了名字的往事。

茫茫眾生，萬世紅塵。她少數有關芳菲的回憶裡，有著這句話——芳菲要她記得，她們都是塵世裡匍匐的凡人，生命裡苦的事情只會越來越多，不會越來越少。

妳錯了，紅塵在心底和當年的芳菲對話，妳錯了，我是凡人，我也過得苦，可我的生命裡有武哥，他愛我，娶我做妻子，給我一個家。

而妳死到臨頭，這些發生在我身上的好事，一件也沒嚐過。

孩子被江媽抱著湊在面前，紅塵午時聽陸偃武講起關於孩子名字的事，酉時才過，她就和他講了想好的東西。

「男的叫繁生，女的叫芸生。」她剛喝過藥，坐在床上慢慢地一個字、一個字對陸偃武說：「繁華人世，芸芸眾生……武哥，你以後就這麼告訴他們，說這名字的意思是，待他們將來更大些，不管要去什麼地方看什麼東西、做什麼事、見什麼人，只要是自己做的選擇，就都別後悔。」

陸偃武沒少聽出紅塵話裡的意思，只是，他說了什麼去勸慰她，於她來說都已是過耳輕煙。

世上沒有奇蹟，人生沒有例外。

紅塵知道，她這一生終究是陪不了陸偃武，更陪不了兩個孩子走到最後的。

===

江媽訓了孩子後，陸繁生被教書先生拎回書房，陸芸生繼續去學針線女紅的功夫。

陸偃武和紅塵的這對龍鳳子長得越大，性格也就越明顯得有趣：做哥哥的陸繁生玲瓏秀美，腦子動得快，一張嘴從不饒人，像透了當年的紅塵；做妹妹的陸芸生正經八百，什麼事都照著四書五經女則訓誡走，活脫是個女娃版的陸偃武。

娃兒不在走廊上蹦蹦拌嘴，院子裡就冷清了，紅塵向後靠，身子埋得舒適，她卻總覺得涼意不退，陰氣逼人的感覺像是從骨頭深處竄出來的，和初春時節忽冷忽熱、難以捉摸的氣象無關。

被披肩長袖掩蓋住的手指輕握，陸偃武就在身旁，怕被發現，紅塵動的是離他較遠的左手，春日初見的陽光還未散去，世間萬物仍是暖的。

包括陸偃武。

不包括她。

===

「武哥。」她出聲喊陸偃武，要他再坐過來一些，才聽得清她的聲音：「我有話同你說，你好好聽著，別打斷我。」

陸偃武登時就要反應，紅塵橫眼一瞪，眉眼間又像起了當年那個自由得近乎浪蕩的紅衣姑娘：「讓你聽就聽，話要這麼多，回頭找你兒子女兒說去。」

她兇起來，陸偃武大部份時間都拿她沒輒，這回也不例外。紅塵望著他，一時千頭萬緒，差點不記得該從什麼地方講起。

「你……」她開口，怕被發現手冷得厲害，就沒伸手去揉陸偃武緊緊糾著的眉頭：「要好好帶孩子們長大，別總訓繁生，也別總誇芸生，他們還小，日後多得是跌跌撞撞、摔個頭破血流才學會人世險惡的機會。還有，姻緣是件不能強求的事，等時候到了，適合他們的對象就會給他們遇上，你別去裡頭瞎攪和亂操心，聽懂沒有？」

開始時不知道說什麼，第一個字出口後，她卻停不下來。

春風吹開庭院，風聲和煦，滿園春色瞧起來更亮了些，一股刺人的惡寒從紅塵心底猛然竄起，她渾身發冷，一直攢著的左手下意識鬆開，摀著嘴咳了兩聲。

不待陸偃武硬著脾氣要帶她回房，紅塵攤開手，掌心一片腥紅，像透了她在江陰初遇陸偃武那時，穿著的一身紅衣。

===

江媽今天待得特別久，教書先生都走了不知幾個時辰，陸繁生等著要鬧陸芸生陪他玩，卻遲遲等不到江媽把他妹妹給放出繡房。

他在走廊上蹦噠，單腳跳、雙腳跳、一次用左腳跳一次用右腳跳，砰砰咚咚來回幾次，陸繁生漸漸覺得情況不對了。

平時照他這樣在繡房外亂竄，耳尖的江媽總會走出房來，一句話都不說，就把他拎著丟回書房、磨好墨逼他練字。

這樣靈敏的奶娘，怎麼今天他都蹦不只一趟了，還沒出來？

大起膽子湊到房門口，陸繁生往裡探望，才靠上門，門就自己開了，陸芸生站在門邊，睜著雙眼瞪他：「吵什麼？」

「吵妳出來玩啊。」陸繁生理直氣壯：「妳今兒繡不好？都這時辰了江媽還在。」

「我才沒有繡不好！」陸芸生氣道：「江媽不在這，她出去了。」

「妳說啥，江媽丟著妳出去？」

陸繁生滿臉不信，陸芸生嘟起嘴，走出繡房反手關門，朝宅子另一側廂房的地方指了指：「江媽剛才去拿水，突然風風火火衝回來，水也沒拿，說她……說她要去哪裡我也聽不清，反正，她就跑出去了。」

江媽老家在北方，脾氣上來或是急著的時候，總會不自覺冒出北方的家鄉話，鄉音雖已不重，但陸繁生和陸芸生從沒聽懂過。

「那咱們現下做啥？」陸繁生問陸芸生：「先生回去了，別叫我再唸書。」

「多唸點書對哥哥是好事，為什麼不行？」陸芸生應得一貫老氣橫秋：「爹常說——」

「欸欸欸，別老是提爹。」陸繁生慌忙舉手阻止妹妹：「妳這嘴太靈了，每次說到爹、爹就出現，今兒我夠累了，求妳行行好別亂講話啦。」

陸芸生眨巴著眼睛，難得聽了陸繁生的話，沒再繼續講陸偃武。

「娘是不是沒在走廊那邊坐啦？」

朝不久前紅塵還坐著的廊下看，陸繁生聳聳肩，朝陸芸生提議：「走，咱們找娘說話去。」

「去找娘說話，哥哥你還是會遇到爹啊。」陸芸生好氣又好笑：「除了更衣梳洗，哥哥什麼時候見爹在家時，不陪著娘？」

「嗯……爹去茅廁時？」

「哥哥！」

嘴裡鬧騰，陸芸生還是跟上了陸繁生往廂房去的腳步。

說起來，他們兄妹倆是很少有機會單獨和娘講話的，陸芸生曾悄悄和陸繁生說，她不是怕娘，就是總覺得娘身上有股奇怪的感覺，像隔著池水看裡頭的魚，看得見，卻又不清。

原以為陸繁生聽完後會像平時那樣大笑她一番，陸芸生卻沒料到，那次陸繁生聽她說完後，萬分用力的點頭應和了妹妹的意見。

嗯，咱們果真是同一胞掉出來的，那時陸繁生這麼說，我也常覺得娘模模糊糊的，揪不住！

兩個孩子，四只軟鞋前前後後蹬過廊板，停在陸偃武和紅塵的廂房前，陸繁生就想敲門喚爹娘，一旁陸芸生卻扯住了他袖子，手指豎在嘴上，擺出個要哥哥噤聲的動作。

「娘在和爹說話。」陸芸生的聲音細如蚊蚋：「等他們說完再進去。」

陸繁生點點頭，和陸芸生一齊靠在門邊，聽房裡爹娘若有似無的話聲。

「……武哥，別這樣。」

四邊太靜，縱使紅塵的話聲聽起來有些疲倦，陸繁生和陸芸生仍聽得清：「我早就和你說過了，不是嫌你煩，只是我自個的時間……」

陸偃武說了點什麼，他聲音太低，陸繁生沒聽懂，陸芸生也是一片雲裡霧裡的模樣。

「你已經給我很多東西了，再給，即使有來世，我也是還不清的。」紅塵續道：「江陰，幽山，定安……你還記得嗎，以前，以前你總是懷著些莫名其妙的想法，說什麼都要找到我，你那時好傻，做什麼都讓我生氣，可我、可我也——」

「哥哥……？」

側靠在門上，陸芸生向陸繁生露出有些害怕的神情，低聲說：「娘怎麼了？」

陸繁生搖頭，用氣音去應：「我不知道。」

「我也忘了，是什麼時候換我硬著氣要跟在你身邊。」

門裡，房內，紅塵在笑，笑聲流進門外她兩個孩子耳裡，聽起來卻像哭聲。

「現在我跟不住你啦，武哥，我早些和你說的那些……你都記著沒？」紅塵又說：「要真沒法子，你再……再想找個人來照顧孩子，那就找吧，我不會生氣的。」

陸偃武又在低低的說話，聽紅塵提起自己和妹妹，陸繁生心底喀地一響，好像也懂了陸芸生滿臉驚懼的原因。

「夫君，我累了，你讓我睡會。」

紅塵的聲音越來越遠，陸繁生和陸芸生越來越難聽清。

「要有來世，你再做了乞丐，記得別再多管閒事，我——」

話聲將斷未斷，陸芸生扶在門邊的指尖泛白，和她哥哥一個模樣。

「……我會在江陰那座井邊，等你來管我的閒事，只有我……你下輩子，再下下輩子，再下下下輩子，永遠都只能管我的閒事，還有……惹我生氣。」

「——夫人！」

江媽的聲音像道急雷，和混亂的步聲一同響起，陸繁生和陸芸生雙雙回頭，只見他們奶娘髻髮散亂，身後跟著常來給紅塵看病開藥的女大夫，朝這奔來。

連忙把陸芸生扯開，陸繁生看著完全沒注意到他們的江媽用好大的勁推開門，嘩啦啦和女大夫一起進了房間。

===

「娘？」

陸繁生牽著陸芸生往房裡探頭，怯著喊了聲。

沒人應他，從江媽和女大夫站著的空隙裡望，陸繁生看見陸偃武坐在床邊，把披著毛披肩的紅塵緊緊圈住，在他懷裡，紅塵閉著眼，像是睡了。

「爹……娘？」

陸芸生跟著上前，一對雙生兄妹手拉手，你瞧我、我瞧他，最後齊聲喚了陸偃武和紅塵。

沒有人回應他們，陸偃武把頭埋進紅塵頸窩間，像在顫抖。

【繁華夢盡】(完)